

宋庆龄与姚观顺、姚观禄

——四封新见宋庆龄复姚观禄信函试析

黄健敏

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姚观顺家族收藏的史料,梳理孙中山、宋庆龄、宋子文与姚观顺的关系。少年时代的姚观顺受孙中山革命理想的感召,从美国那威治陆军大学毕业后,便回国参加革命。姚观顺深受孙中山和宋庆龄的信任,两度被任命为大总统府(大元帅府)少将参军兼卫士队长。在陈炯明发动“六一六兵变”一役中,姚观顺率卫士队与叛军交战,保卫宋庆龄脱险,身受重伤,其忠勇精诚尤为世人所敬佩。嗣后叠任军警、交通、盐务税警职务,在东征、北伐及抗战各役中,为扫除军阀、保卫国家,作出贡献。姚观顺后半生的功业,也离不开宋庆龄和宋子文姐弟的眷顾和提携。

本文还整理翻译了四封新发现的1979年宋庆龄复姚观顺四弟姚观禄的信函,并尝试对信函牵涉人事展开初步的研究,对姚观顺在“六一六兵变”的表现等问题利用新出史料加以辨析。这四封书信长短不一,史料价值也轻重有别,但都或多或少反映出宋庆龄与姚观顺、姚观禄兄弟的交往片段,有助于了解宋庆龄的社会交往及晚年生活,吉光片羽,仍堪珍重。

关键词 宋庆龄 姚观顺 姚观禄 “六一六兵变”

近代中国历史波澜壮阔,不少风云人物随着时代的发展起落浮沉,而或隐晦不彰。孙中山大总统府卫士队长姚观顺(1892—1951)少将,在抗击陈炯明“六一六兵变”一役中,一举成名。但长期以来,由于史料缺乏,姚观顺的生平与功业,乃至个人形象,都多少显得扑

朔迷离〔1〕。近年,笔者因工作之便,有缘得睹姚观顺家族保存的文物文献,对姚观顺清廉耿介、忠诚热爱国家和民族的人生轨迹有所认识〔2〕。姚观顺四弟姚观禄的子女还保存了从未披露的1979年宋庆龄回复姚观禄的四封信函原件。本文拟根据新出资料,重新梳理姚观顺与孙中山、宋庆龄、宋子文等的关系;整理翻译宋庆龄致姚观禄的四封复函,并对信函牵涉人事略作辨析。

姚观顺与孙中山、宋庆龄、宋子文

姚观顺祖籍广东香山县东镇小隐乡(今中山市火炬高新技术开发区小隐村)。姚观顺的祖父姚开伟及父亲姚保、母亲赵氏都是美国华侨,姚保一家定居于加州内华达县的草谷(Grass Valley)。姚保夫妇共育有五子六女,姚观顺是长子。姚氏家族是当地有名的华人家族〔3〕。

1892年4月,姚观顺在草谷出生。1911年6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草谷高中(Grass Valley High School)〔4〕。同年8月,姚观顺考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12年,姚观顺转到那威治陆军大学(Norwich University)土木工程系(Civil Engineering)就读。

早在读书期间,姚观顺便已得到在美宣传革命的孙中山的赏识,并相约毕业后回祖国参加革命〔5〕。民元前后,姚观顺在美国三藩市加入同

〔1〕在姚家这批新资料公开之前,唯一一篇姚观顺的传记,是姚观顺二女儿姚曼裳撰写的《孙中山卫士队大队长姚观顺小传》(载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但该文撰写时受主客观条件限制,错漏甚多。

〔2〕拙著《姚观顺传——孙中山卫士队长的传奇人生》,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该书的繁体字版将于2011年4月由台湾知兵堂出版社出版。

〔3〕参见《姚禄全、姚观堂宣誓证词(1954年9月21日)》,《姚纪仇申请移民美国签证文件集》(原件复印件)之四。

〔4〕Grass Valley High School diploma(George Y. S. Bow), June 14, 1911.

〔5〕参见简焕奎:《回忆前大元帅府参军兼孙中山卫士队长姚观顺》(手稿复印件),1986年10月25日。

盟会,并担任西美留学生会会长,积极宣传革命^{〔1〕}。1914年,姚观顺毕业于美国那威治陆军大学,获得土木工程专业理学学士学位(Bachelor of Science in Civil Engineering),同时他还是军事科学与战术学的军校毕业生^{〔2〕}。同年10月,姚观顺乘坐蒙古号(SS Mongolia)轮船回到中国^{〔3〕}。因为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此时已避走日本,姚观顺暂在督办广东治河事宜处工作。姚观顺似乎已通过某种渠道和孙中山联系上了,他后来自述,此时“奉命在广州任暗中策应及传达命令等革命工作。”护法运动期间,姚观顺自述“奉命代为设计改良广州海岸工程计画,并蒙采用列入《建国方略》内”。^{〔4〕}孙中山采纳姚观顺的设计方案入《建国方略》,可见他对姚观顺土木工程专业知识的肯定和赏识。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进行第二次护法。此时姚观顺已深得孙中山和宋庆龄的信任,随后便被委任为大总统府少将参军及卫士队队长,担负贴身保卫孙中山和宋庆龄安全的重责,并随同孙中山赴广西桂林督师北伐^{〔5〕}。在陈炯明发动“六一六兵变”,围攻观音山大总统府一役中,姚观顺奉命率领大总统府卫士队员驻守后山粤秀楼,奋勇保护宋庆龄脱险,并身受重伤,在自己的军旅生涯上写下了最光辉的一页。在1924年1月1日举行的颁发观音山之役卫士奖牌仪式上,姚观顺获孙中山、宋庆龄亲手颁授“奖字第一号”《讨贼奖章执照》和奖章、《阵伤奖章执照》和奖章^{〔6〕}。嗣后,姚观顺追随孙中山与宋庆龄,筹备黄埔军校,收取“关余”,平定了商团之乱。孙中山去世后,姚观顺在国民革命军

〔1〕 姚观顺:《自述1912—1929革命勋绩证明文件手稿》,1942年11月10日。

〔2〕 The War Whoop(The Class of 1915), Norwich University, 1915. p. 35. Norwich University Kreitzberg Library 提供。参见姚观顺:《盐务机关员司履历单》,约1946年。

〔3〕《姚观禄、姚观堂宣誓证词(1954年9月21日)》,《姚纪仇申请移民美国签证文件集》(原件复印件)之四。

〔4〕 姚观顺:《自述1912—1929革命勋绩证明文件手稿》,1942年11月10日。

〔5〕 参见《姚观顺履历表(1919—1949)》,约1950年。姚观顺:《自述1912—1929革命勋绩证明文件手稿》,1942年11月10日。

〔6〕 参见《大元帅元旦颁发功牌》及《帅府庆祝元旦之盛况》,均载《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月3日,第6版。

高级将领李济深麾下担任军政职务,在北伐和东征中为广州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贡献。1929年6月,孙中山先生奉安南京后,姚观顺闲居香港。1931年,在宋庆龄的引荐之下,姚观顺加入宋子文担任部长的国民政府财政部工作〔1〕。其时,宋子文为扩充个人武装实力,以加强沿海各产盐区的警卫和增加税收的名义建立税警总团〔2〕。姚观顺被聘为财政部税警特务总团顾问,并奉命创组税警官佐教练所〔3〕。抗战期间,姚观顺追随张发奎,不避艰苦,积极奉献所学军事知识,努力策划独造,在抗日战争中立下功勋。二战后期,英美盟军在东南亚开辟战场。姚观顺一度担任驻中国的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其前身就是著名的“飞虎队”)的中方代表,并因表现出色获美国政府颁发自由勋章〔4〕。驻华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的组成和发展,与宋子文密切相关〔5〕。1947年9月,宋子文主政广东之后,为改善地方治安,着力延揽地方军界名人〔6〕。甫上任,宋子文便命人打报告让姚观顺回广东,并向财政部商借了税警队伍,编为税警游缉总队,任命姚观顺担任队长〔7〕。解放后,姚观顺一家避居香港。姚观顺为官清廉,家无恒产〔8〕。1951

〔1〕 姚曼裳:《孙中山卫士队大队长姚观顺小传》,《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99页。

〔2〕 参见包毅:《“税警团”始末梗概》及郑殿起:《税警总团沿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上)》,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734—735、729页。

〔3〕 《聘姚观顺为财政部税警特务总团顾问聘书》,1931年6月29日。参见简焕奎:《回忆前大元帅府参军兼孙中山卫士队长姚观顺》(手稿复印件),1986年10月25日。

〔4〕 Ila Jacox, “Gen. Bow, Brother of Yolo Man, Fought for Sun Yat Sen, Chiang”, 剪报,原载报纸不详,约1945年。姚观禄亲属提供,下同。

〔5〕 参见金光耀:《宋子文与陈纳德和战时美国驻华空军》,王建朗、荣景河主编:《近代中国东亚与世界》(下),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32—842页。

〔6〕 参见吴景平、郭岱君著:《宋子文与他的时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7—99页。

〔7〕 《姚纪仇日记》(稿本),1947年9月28日条及1948年10月22日条。

〔8〕 《姚纪仇日记》(稿本),1949年12月6日及12月11日条。1950年12月,姚观顺二女姚曼裳从香港回大陆,曾奉母命持父亲姚观顺的名片,求林国才引见宋庆龄面禀姚家生活困境,因宋庆龄当时在上海而最终未能见到。参见姚曼裳撰《关于姚观顺晚年情况的补充说明》(手稿),时间不详。

年应旧友何贤之邀,姚观顺到葡属帝汶岛筹建垦殖事业,因病回港治疗途中,不幸于1951年10月2日(农历九月初二日)子时,病逝于马来亚山打根(Sandakan)。

“六一六兵变”中的姚观顺

——1979年1月24日宋庆龄复姚观禄函

姚观禄(Robert Bow, 又称 Yao Kuan Lok)是姚观顺四弟,1909年10月24日生于美国加州草谷。1924年10月,姚观禄随父母回国。后来加入军队,协助兄长姚观顺训练士兵的驾驶技术与射击水平。1930年10月,姚观禄乘坐“太阳丸号”(SS Taiyo Maru)轮船回到美国加州旧金山。姚观禄后加入美国陆军,他曾在罗伯茨军营服役。退伍后在萨克拉门托梅瑞狄斯渔业公司(The Meredith Fish Company)工作,同时也是加利福尼亚州警卫队队员〔1〕。姚观禄十分崇拜兄长姚观顺,并一直为恢复姚观顺的历史地位而努力。他保存许多见证姚观顺革命生涯的重要证件和照片,并亲自撰写和向美国的史学工作者忆述姚观顺的革命事迹〔2〕。1985年9月,姚观禄在美国加州去世〔3〕。

从现存的复函看来,姚观禄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跟宋庆龄取得联系的。在此之前,姚观禄与宋庆龄是否就已经相识,目前看不到相关资料。但从这几封复函看来,他们即使之前认识应该也不熟悉。

宋庆龄给姚观禄的这四封信函,史料价值比较重要的,是最早的一封,写于1979年1月24日的复函。该函附有信封。正文共两页,英文打字,若干重要的人名、地名,以钢笔字用中文书写,信末有宋庆龄亲笔中英文签名。试译全文如下:

〔1〕《姚禄全、姚观堂宣誓证词(1954年9月21日)》,《姚纪仇申请移民美国签证文件集》(原件复印件)之四。

〔2〕参见 Stephanie Lum and Deborah Tong, *Biography of George Y. S. Bow* (Interview and collection of Robert Bow, Sacramento), 约1970年,打印稿。

〔3〕姚观禄女儿姚美琳2011年2月23日复姚周廉楣函。

1. 信封

美国 航空

Mr. George Bow or George Bow

1941 Buckeye Drive

W Sacramento, California 95691

USA

From No. 1843 Huai Hai Lu

Shanghai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 正文

来自 淮海路 1843 号

上海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上海, 1979 年 1 月 24 日

尊敬的鲍先生(Mr. Bow):

你随信一起寄给我的影印照片已经收到。我知道你是佐治·鲍[George Bow, 即姚观顺——译者注]或“佐治·鲍队长”(Captain George Bow), 而不是罗伯特·鲍[Robert Bow, 即姚观禄——译者注]。你提到的所谓“将军”根本不存在, 但如果你指的是莫里斯·科恩[Morris Cohen, 即马坤——译者注], 他从来没有担任过“将军”, 陈炯明叛乱期间他也不在广东。

当我们逃出观音山、走下“天桥”——临时通往山下孙总理办公室的楼梯时, 陈的部队的一颗子弹击中了你的腿, 因此我安排几个卫兵把你抬下旋梯到总统府中。你没有命令马湘和黄惠龙送我去孙博士驻扎指挥抗击叛军的永丰舰。

然而, 当我到达大元帅府, 反军破坏铁门冲了进去。火一直在烧, 不久就开始抢掠和杀戮。于是, 我穿着孙博士的雨衣、头上戴着一顶男人的帽子去掩盖我的身份。马[指马湘——译者

注]和黄[指黄惠龙——译者注]拉着我的胳膊,并打破房子向着小巷的门。在里面的一个老妇人大骂,要叫她的儿子(一个陈炯明部队的男子)回家,把我们移交给外面正在交战的军队。叶挺也已经躲藏起来了。因此,我和孙博士的卫士马和黄决定立刻离开,登上一只舢板去岭南大学,到钟荣光(岭南大学校长)家中避难,我们被迫成为他庇护的客人。外交部长伍朝枢(伍廷芳的儿子)博士找到我们,他带我去永丰舰上见我的丈夫。早些时候,孙博士曾要求我在半夜和他一起乔装避走到永丰舰,但我坚决拒绝,我知道,如果一起走的话,他会被认出和抓拿,但他一个人走的话,则有机会逃脱。

在孙博士和我私下讨论过之后,我决定立刻出发去香港,而不给他增加负担。第二天,我找了一艘船去上海。

这些都是事实。我的头脑清晰如昔。而且当我回到上海,我写了一篇记述陈炯明叛变和我九死一生幸免于难的文章,并在广泛发行的英文报纸上发表。

我希望这将澄清您的想法。很遗憾我没有钱,我依靠工资为生,而工资不允许我邀请任何人到中国来。但是,如果政府看到你的文件,也许他们会支付您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旅行费用。这些年来我一直在中国,因此你尝试发出的信很容易寄到我这里。

祝好!

你真誠的

宋庆龄

从信封及正文第一段可知,宋庆龄还没有确定来信者是姚观禄(Robert Bow)还是姚观顺(George Bow)。显然,宋庆龄不知道姚观顺已经早于1951年10月便去世了。这一封信是《广州脱险》一文之外,宋庆龄较为详细叙述自己在“六一六兵变”中脱险经过的文字。与为揭露陈炯明反动面目以争取各界支持而发表的《广州脱险》一文不同,宋庆龄在此信中的叙述平实简洁,省去许多带文学色彩的描写。揣摩整封复函的语

气,宋庆龄似乎被来信叙述的某些内容引起不快,甚至,宋庆龄还有可能认为来信者(她认为是姚观顺)故意夸大了自己“六一六兵变”中的表现以借此邀功。她严肃地纠正了来信的几个错误,例如指出来信提到的“所谓‘将军’根本不存在”,姚观顺也“没有命令马湘和黄惠龙送我去孙博士驻扎指挥抗击叛军的永丰舰”。宋庆龄甚至强调“这些都是事实。我的头脑清晰如昔。……我希望这将澄清您的想法”。

问题当然不会出在二十多年前已身故的姚观顺身上。姚观顺生前便有朋友建议他应该坐下来,将自己在 中国战争和政治生涯中的传奇经历写下来,但他显然无意把时间浪费在增加他人谈资的事情上。^{〔1〕}这一切的误会,都是来源于姚观禄的不准确描述。虽然我们看不到姚观顺寄给宋庆龄的原函,但姚观禄亲属还保存有一份打印的姚观顺的英文传记——1970 年代初 Stephanie Lum 和 Deborah Tong 基于姚观禄忆述姚观顺史绩的口述记录所作的一份研究报告。这一份研究报告的第四部分——姚观禄亲笔撰写的姚观顺的小传中,关于姚观顺与“六一六兵变”的描述,确实错误连连,其中也提到姚观顺“He gave orders to Wong Way Loon and Mah Surn to take Madame Sen Yat Sun down the Cruiser Chung Shan.”^{〔2〕}这正是宋庆龄在复函中强调要澄清的地方之一。

姚观顺在“六一六兵变”中的表现也不是全无争议的。姚观顺的一举成名,极大地得益于宋庆龄在脱险后数天便发表的《广州脱险》一文,此文成功建立了大总统府卫士队长姚观顺在“六一六兵变”中的英勇形象。不过,马湘在《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一文中的忆述却对姚观顺的表现提供了另外一个版本:“将近天亮时,姚观顺腿部一连被击中两弹,不能指挥作战,我就请准了夫人,由我继续指挥。姚观顺负伤后,斗志动摇,竟命亲信士兵把白被布拿来,以备竖白旗之用。我发觉了,就问他取白被布何用。姚答现在敌人过千,而且不断增援,我们子弹已将用尽,又无外

〔1〕 “About George Bow's letter”, March, 3, 1950. Norwich University Kreitzberg Library 提供。

〔2〕 Robert Bow, “My brother, General Bow”, *Biography of George Y. S. Bow* (Interview and collection of Robert Bow, Sacramento), 约 1970, 打印稿。

援,眼见就要打败,不投降便没有办法,白被布是准备竖白旗的。我立即将姚的话报告夫人,并请夫人授权给我,无论何人投降,都予以枪决。这样,姚观顺就不敢动了。”〔1〕

林家有教授曾撰文详细辨析马湘关于姚观顺受伤后有投降动机的回忆并不可信:“宋庆龄在《广州脱险》一文中对于姚观顺的记述则并无对姚的表现有何异言,反而在文中对姚观顺受伤的情景作了详细的记载,字里行间充满了深切的同情和关怀。……从当时的斗争和宋庆龄对姚观顺记述的情况看,马湘对姚观顺受伤后的忆述是不可信的,它不仅与宋庆龄的记述相违,反而大有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嫌疑。”〔2〕

近年新出的资料,有助补充说明这一事实。1923年3月,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便立刻再次委任为姚观顺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参军及卫士队队长〔3〕。如果姚观顺在“六一六兵变”中有投降举动的话,断不会获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再次信任。1924年,姚观顺在故乡小隐村建屋迎父回乡居住,宋庆龄以私人名义赠送“隐庐”木匾和蓝底白字的“姚”字大旗悬于新居之上〔4〕;1930年代初,宋庆龄把赋闲的姚观顺介绍到弟弟宋子文任部长的财政部下属税警总团任事,协助宋子文筹组武装力量,也因此成就了他下半生的功业。孙、宋世交林介眉之子林国才曾回忆宋庆龄:“她对于过去帮助过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人都记得很牢。有一次我俩坐着聊天时,她突然问我可认识姚观顺先生。我说他是我父亲的好友。她便告诉我当年陈炯明叛变、炮轰广州观音山时,姚观顺冒着生命危险把她背着救出来,而自己的脚却受了枪伤。她说她想知道他后人

〔1〕 马湘:《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80页。

〔2〕 参见林家有:《宋庆龄〈广州脱险〉一文史事考——兼谈宋庆龄对姚观顺的记述》,《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4期,第272—275页。

〔3〕 《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任命状》,1923年3月1日及1923年3月13日。

〔4〕 姚曼裳:《孙中山卫士队大队长姚观顺小传》,《文史资料选辑》(总116辑)第98页。

的近况,我告诉她姚的后人都在台湾。”〔1〕由此种种都足见宋庆龄对姚观顺的信任和尊重。如果姚观顺有过动摇变节意向或行动的话,宋庆龄是不会这样以情相待的。在这封宋庆龄回复姚观禄的信函中,宋庆龄忆述了在“六一六兵变”中脱险的经过,尽管语带不快,但也完全没有提到姚观顺曾有投降的动机。1987年4月16日,曾在大本营警卫团中任职的李洁之曾致函姚观顺二女儿姚曼裳驳斥马湘的不实言论:“六几年,《广东文史资料》选辑某辑刊载马湘先生撰写的《粤秀楼奋战杀贼》一文,我当时看了就认为有些与事实不符,有抬高自己,贬低他人的用意。现分述如下,以供参考,不过我现在手上没有那本选辑,所说的是回忆而已。一、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陈炯明称兵叛变以前,我在大本营警卫团二营五连当排长,只知姚观顺是大本营卫士队队长,马湘是跟随孙大总统的副官,并没有人说马湘兼副队长。二、在粤秀楼激战中,姚观顺队长伤不能行走,怎能有那样方便的白布、竹竿给姚观顺拿做旗子,向敌人打招表示投降呢?而马湘在枪弹横飞中,又有那样机警灵敏将姚手中的白旗夺去呢?这是至足令人怀疑的。三、十六日,我们在总统府围墙上和叛军打了大半天,后由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派马副官来谈停战问题。至下午三四时,后门防卫稍懈,叛军大叫我们都是自己人,不要打自己人,便乘机冲进来抢东西和枪弹。我们第二营防守前门,营长叶挺见大势已去,再打下去徒遭死伤无益,便叫我作速打开门让大家走避。前门开后,有一大批士兵弃械出走,至德宣路被后楼坊的叛军开枪扫射,大约死伤有三四十人,横卧在马路上。接着后楼坊的叛军就跑进来拾我们丢弃在院子里的枪弹,第二批出走的人就没有被射击了。孙夫人是第三批走的,当时她穿大机布的雨衣,有三四人夹着她,出大门后向西南连新路方向走。因为当时我是守大门最后离开总统府的,所以看得很清楚。可是马湘写的史料,似乎说他打冲锋保护孙夫人走出来的,如果这些史料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显然是马湘

〔1〕 林国才:《怀念宋庆龄婆婆》,《今日中国》(中文版)1993年第1期,第19—20页。

说伪话邀功的。”〔1〕

姚观禄与宋庆龄——三封复函

1. 1979年2月13日复函

1979年2月1日,姚观禄便回复了宋庆龄的上一封复函。姚观禄的复函中,应该清楚地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及姚观顺的情况,释除宋庆龄的怀疑,并提出希望捐赠历史照片。但宋庆龄只是吩咐秘书室简单的复函,颇有点公事公办的味道。此函共一页,钢笔中文书写在白色信纸上,应是宋庆龄秘书张珏的笔迹,落款盖“宋庆龄副委员长住宅秘书室”红色印章。全文如下:

姚观禄先生:

二月一日写给宋副委员长的信已收到。

信中所说关于送存历史性照片一事,请直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联络处联系。

此致

敬礼

宋庆龄副委员长住宅秘书室(章)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三日

函中提及的“关于送存历史性照片一事”可略作说明。1989年2月,姚观顺二女儿姚曼裳女士写给外甥女简美珍的信中提到:“观禄叔生前有一本相册,里面全是爸爸早年跟随孙中山时的历史照片。观禄叔生前答应逝世后把这相册遗赠给我弟(指姚纪仇)。85年9月禄叔病卒。问问我弟是否已拿到这相册。以前美国有人要买这相册,禄叔不卖。如果死后散失了,便令人痛心了。”〔2〕姚观顺独子姚纪仇确实保存有一批姚观顺

〔1〕 李洁之 1987年4月16日复姚曼裳函。李洁之后曾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2〕 姚曼裳 1989年2月5日致美姐、美珍姐、希天姐夫函。

的原版历史照片,这批照片已于2008年11月由姚纪仇夫人周廉楣捐赠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收藏。根据姚曼裳函,这批照片是否就是来自姚观禄的遗赠呢?因为姚纪仇将军已经去世,所以真正来源已难以查知。另外,姚观禄子女现尚保存的一批历史照片,共约130多张,内容大致分为3类:1. 姚观顺在美国那威治陆军大学读书时的照片;2. 姚观顺与兄弟及亲属的合影,故乡香山小隐村旧貌以及1927年姚观顺父亲姚保出殡时的系列照片;3.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姚观顺参加第二次东征攻打惠州战役,以及在广州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少将参事,主持筹组交通教导队及工程教导处,培训北伐交通通讯技术人才时期的照片。这批照片都粘贴在相册的散页上,每张照片的旁边有姚观禄做的照片的详细注释。姚纪仇及姚观禄子女保存的照片中,我们都没有发现姚观顺与孙中山、宋庆龄合影的照片。姚观禄保存这本相册到底具体包括哪些照片,以及姚观禄最后是否真的把部分历史照片送交了中国驻美联络处,包括姚观禄的家人都说不清楚。

2. 1979年7月4日复函

该函共两页,英文手写于白色信纸上。信函正文黑色英文笔迹应是秘书代笔,落款及附言的蓝色英文笔迹则是宋庆龄亲笔。全文试译如下:

1979年7月4日

中国 北京

姚观禄先生:

我试着追查李达春父母和亲属的下落,这个过程花了一些时间。今天,我终于收到了回复。随信附上的材料将告诉李达春追查的有关结果。

上述事宜无需付费,我会将10美元纸币随信寄还。

我已收到您于1979年6月26日的来信,您的附信我已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你诚挚的

宋庆龄

随信附上:(1)给李达春的材料

(2) 10 美元纸币

附言：如您已收到纸币，请及时告诉我。当收到你发送到上海地址的包裹，我会再写信给你。最美好的祝愿！

宋庆龄

《宋庆龄年谱(1893—1981)》1979年7月4日条，引述《杜述周回忆材料》：“美籍华人李达春致函宋庆龄要求帮助寻找其在中国的兄长李连春。宋庆龄当即指示杜述周按其提供的线索进行查找。几经辗转，查明其兄在南京博物馆工作。杜述周即分别向他们兄弟俩去信，告知调查情况及联系地址。9月中旬前后，李连春、李达春兄弟俩分别致函宋庆龄表示感谢。”〔1〕

杜述周的回忆跟信函的时间有些冲突。根据宋庆龄附姚观禄的这封信，在1979年7月4日前，宋庆龄已经收到姚观禄转来的李达春寻找亲属消息的信函，并已花了一些时间查找到一些材料。出现这种矛盾原因，可能杜秘书记忆有误，1979年7月4日是复信的时间，而非宋庆龄指示查找资料的时间；另一个可能则是李达春另外再直接致函宋庆龄，请求查找其兄下落。笔者认为，前者的可能较大。

从信的内容看来，宋庆龄未必熟悉李达春，但仍热情提供了帮助。10美元只是十分有限的数目，但宋庆龄也数目分明，随信附还。从这些小节也可以看出宋庆龄的高尚人格。

3. 1979年11月9日复函

该函共两页，英文手写于白色信纸上，蓝色字迹，应是宋庆龄的亲笔。此函尚存信封，信封上的地址也是宋庆龄的亲笔字迹。全文试译如下：

北后沿 46 号

后海，北京

1979年11月9日

附言：这是我现在的住宅。我很少有时间去我的旧居。

〔1〕 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15页。

尊敬的鲍先生(Mr. Bow):

昨天,我意外地收到一个从我上海的家寄来的包裹,从包裹地址看,是您6个月前寄来的。打开包裹后,我发现是您的侄女 Mrs. Lean Chan 烘焙的一个可爱的水果大蛋糕。对于您的厚意和慷慨,我真不知该如何表达我的深深感动,只能一次又一次地说感谢。我和我的两个养女,以及我的朋友们将在圣诞节享用这个特别的水果蛋糕。届时,我们还要开一瓶白兰地,那是巴黎的 Mossier Monat 先生送给我的。我们要为您干杯,祝愿您身体健康。另外,请向您的侄女 Mrs. Chan 转达我最诚挚的谢意,感谢她烘焙这个珍贵的蛋糕的厚意。希望有一天,我能亲自来拜访你们,当面表达我的谢意。

附上两张照片,其中一张是我和一个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而来访的美国代表团的合影,穿白衣服的女孩是隋永洁(Jeanette Sui)的姐姐隋永清(Yolanda Sui)。隋永洁现正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预备学校学习。(5月,隋永洁拿到奖学金去了纽约。目前,她在美国。)我收养她们姐妹俩的时候,她们才上幼儿园。现在,姐姐22岁了,妹妹19岁。她们都很有才华,我希望她们能为我们的国家做贡献。隋永清在这里的电影制片厂工作,她正出演一部名叫《女儿》的电影,在电影中她扮演一个军阀的女儿。也许有一天,这部电影会在美国上映,届时您也能观看它。最衷心感谢您的厚意和贴心。

你最真诚的

宋庆龄

姚观禄从大洋彼岸的美国,专程寄来侄女亲手烘焙的蛋糕,这份浓情厚意确实令人感动,也足见姚观禄对宋庆龄的爱戴和敬重。

烘焙蛋糕的 Lean Chan 是谁呢?没有其他辅助资料,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求助于当事人。姚观禄已经去世,所以笔者只能拜托姚观顺儿媳周廉楣向现居美国的姚观禄子女求助。承姚观禄大女儿姚宝琳(Rosalyn Bow)复函回忆说:制作这个水果蛋糕是姚观顺二妹姚冬妹(Marguerite

Bow)的女儿 Mrs. Leon Chan, Leon Chan 是她丈夫的名字。姚宝琳不清楚 Mrs. Leon Chan 自己的名字,因为 Mrs. Leon Chan 不会说英文,而姚宝琳在美国出生长大,不会说中文,所以她们无法直接对话。姚宝琳曾经去旧金山(San Francisco)探望过 Mrs. Leon Chan。但那已经是 46 年前的事,那时姚宝琳的儿子 Greg 刚刚出生。现在她们已经没有联络。姚宝琳还记得 Mrs. Leon Chan 多年来每年都会寄一个水果蛋糕到姚观禄家,就像一份年度礼物一样。姚观禄夫人是姚家唯一一个喜欢吃这个水果蛋糕,因为这个蛋糕混合了一些干果制作,所以喜欢那个味道的人不多。至于寄给宋庆龄的蛋糕是父亲请 Mrs. Leon Chan 专门制作的,还是把 Mrs. Leon Chan 寄来的“年度蛋糕”转寄到中国,姚宝琳已经记不清楚了〔1〕。

信中提到隋永清(Yolanda Sui)和隋永洁(Jeanette Sui)两姐妹。隋永清和隋永洁是不是宋庆龄的养女,似乎有一些争议〔2〕。在信中,宋庆龄两次提到这两姐妹用的都是“adopt”这个词。不管隋永清和隋永洁是否宋庆龄法律意义上的养女,但她们由宋庆龄抚养长大则是公认的事实〔3〕。在信中,宋庆龄向并不算十分熟悉的姚观禄亲切地介绍这姐妹俩,关怀之情显而易见。信中提到隋永清正出演一部名叫《女儿》的电影,经辗转向隋永清求证,当时隋永清是准备赴西藏拍摄这部电影,但最后这部电影因为未获电影局审批而下马,最终没有拍成〔4〕。

这几封复函,从撰写人看来,从第一封信秘书室的公事公办,第二封信秘书撰写正文后,宋庆龄又再亲笔附言,第三封信全函由宋庆龄亲笔撰写;从复函的行文和语气看来,一封比一封亲切,这都在某程度上显示出

〔1〕 Rosalyn Bow, Reply to Connie Chow, Feb. 24-25, 2011.

〔2〕 参见沈飞德著:《民国第一家——孙中山的亲属与后裔》,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36—143 页。

〔3〕 参见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33—635 页。

〔4〕 2011 年 2 月 25 日,朱玖琳转黄健敏《沈海平复函》。关于电影《女儿》的情况,是沈海平向隋永清了解得来的。

宋庆龄已经释除疑惑,对姚观禄也越来越熟悉和信任。宋庆龄复姚观禄的这四封信函是姚观顺儿媳周廉楣在姚观禄的遗物中偶然发现的,姚观禄和宋庆龄的书信来往是否到此而止,不得而知。

1980年1月,姚观禄曾回国参观,并曾求见宋庆龄。1980年1月19日,宋庆龄致陈志昆夫人黄寿珍的信中谈道:

听说昨天有一位来自美国萨克拉曼多的 Robert Bow[姚观禄]先生要来见我,他的兄长 George Bow[姚观顺]曾是孙中山先生的警卫队队长,曾在陈炯明叛乱时受过伤。从他的信中看,他的英文水平不高,靠自学成才,但精力充沛,非常爱国。显然他来自台山,因为他将“姚”拼为“Bow”〔1〕。

从这一封信函可见,宋庆龄对姚观禄印象深刻,“非常爱国”算是甚高的评价。至于宋庆龄因为他们英文名姓“Bow”,而判断他们来自台山,并不准确。姚观顺家族祖上世居广东香山县东镇小隐乡(今中山市火炬高新技术开发区小隐村)。姚观顺的父亲姚保,1854年9月26日生于广东香山县东镇小隐村,1872年6月16日到达加州旧金山,姚保英文名 George Bow, Sr., 又名 YUE Sai Bow。按美国的习惯,名排列在前,姓排列在后,因此姚保子女后人在美全部姓“Bow”,此“Bow”实是姚保姓名中“保”的译音。〔2〕

结 语

改革开放后姚观禄与宋庆龄的信函来往,建立在宋庆龄与姚观顺的旧日交往之上。姚观顺一生功业固然因其廉介精忠、矢勤矢勇的品质和努力,但与孙中山、宋庆龄及宋子文的人脉关系亦密不可分。但以姚观顺1921年便官拜少将的资历来说,此后三十年来,军阶竟无晋升,也没有担

〔1〕 鲁平主编:《宋庆龄致陈志昆夫妇陈燕书信选编》,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11年5月版,第109页。

〔2〕 参见拙著:《姚观顺传——孙中山卫士队长的传奇人生》,第4页。

任过独当一面的重要职务,仕途可谓不畅。在民国军界,外国洋军校学历往往不如黄埔出身的吃香;宋庆龄、宋子文一系,在军界的影响力亦有限;成长于美国的姚观顺性格率直,不屑于钻营巴结、组织关系网等官场潜规则,亦惟是如此,更显出姚观顺的品格。正如英国传记作家茱丽安·伯恩斯坦(Julian Barnes)所说:传记研究恰如一张渔网,一些素材和另一些素材组成“一连串由绳索连接的窟窿”。在宋庆龄的研究中,待补的“窟窿”还有许多。本文介绍的这四封书信虽长短不一,史料价值也轻重有别,但或多或少反映出宋庆龄与姚观顺、姚观禄兄弟的交往片段,对于了解宋庆龄女士的社会交往及晚年生活不无价值,吉光片羽,仍堪珍重。私人往还书信对于还原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往往具有不能替代的作用。但书信这一类资料,有时似乎字字认识,但内中某些人、事或隐语的确切所指,若非当事人点明,一一考证清楚不易,更遑论深入体会其中意蕴。随着这些当事人一一老去,这种指点“迷津”的机会也就越来越难得了。

感谢姚周廉楣女士、盛永华研究员及朱玖琳研究员对本文撰写的帮助。

(作者为中山市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办公室主任、研究室主任、副研究馆员)